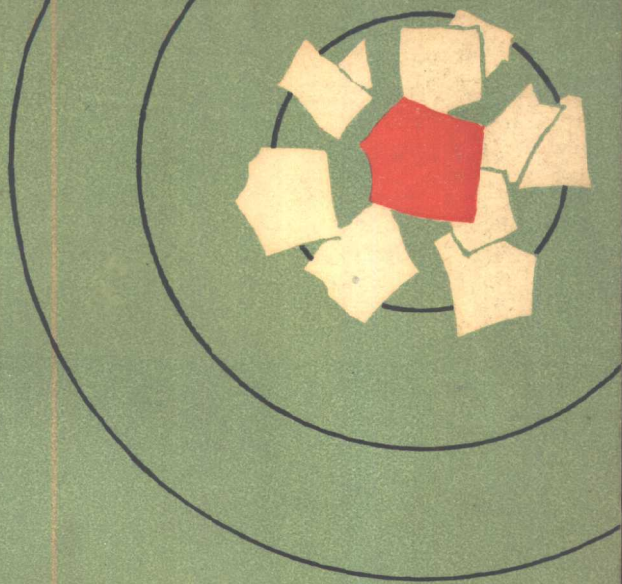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沸騰的軍營

峭石著

821
2910

沸騰的軍營

峭石著

解放軍文藝社

1962·北京

沸騰的軍營

簡石 著

※

解放軍文藝社出版

北京梅家寺一號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4號

解放軍報印刷廠印刷

北京阜外馬尾溝九號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※

開本787×1092毫米 印張4 $\frac{1}{2}$ 字數84,000字

1962年10月第一版

196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20,000 定價(3)0.37元

內 容 提 要

《沸騰的軍營》共輯了峭石同志十三篇短篇小說。作者从部队日常的生活里，精細地选取了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題材，塑造出我軍初級指揮員和新老战士的动人形象，提出了若干在部队訓練生活中的問題。如在《犢牛子的願望》、《补鞋》里，通过新战士从对部队分工的偏好到正确的認識，說明了軍种、兵种的不同和各种具体的分工，都是革命的需要，任何革命工作都是重要的，不可缺少的。《連長叔叔》、《我們排長》、《火热的心的》、《腊月三十夜》等篇，提出了如何帶兵的重要問題。在《并肩展翅飞》、《小鷹》、《“不服輸”》中，表明了在掌握精湛的技术过程中，光有蛮勁和勇敢是不够的，还要会动脑筋，勤學苦練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。其他各篇，还涉及到訓練生活的另外一些問題。

峭石的短篇小說，故事生动，寓意深刻，人物形象鮮明，是一部迅速反映我軍当前訓練生活的較好的文艺作品。

封面設計 王純厚

目 次

連長叔叔.....	1
犂牛子的願望.....	10
“老头兒兵”.....	20
我們排長.....	29
探 望.....	38
火热的心.....	49
件肩展翅飞.....	62
腊月三十夜.....	73
补 鞋.....	84
小 鷹.....	90
两个架設兵.....	100
两伙伴的假日.....	112
“不服輸”.....	126

連長叔叔

你們要我談談怎么當上全團的標兵？同志，這叫我怎么說呢，我只不過九次打靶都得了優秀，平平淡淡，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要說自己肯鑽研吧，不錯，那支槍的脾氣我是摸透了。可是，連里的同志哪一個不在刻苦鑽研呢？要說勤學苦練吧，你們想，哪一個同志不是風風雨雨、起早貪黑地在下苦功夫呢？這方面我實在没有什么可說的……你們要我談談入伍后的生活，談談參加軍區積極分子會議的感想，說真的，感想，真是多得很，千頭萬緒，該從那兒說起呢？好吧！我來給你們講一講連長叔叔的故事吧！

你們一定會覺得奇怪，連長就是連長，怎么是連長叔叔？難道我入伍時還是個少先隊員？不，我是個十八歲的棒小伙。那么，連長是上級，怎么連長和叔叔能聯系到一塊？其實，說穿了也没什么稀奇。我爸爸從前是縣大隊的隊長，連長叔叔王放那時候是縣大隊的一個小戰士兼爸爸的通信員。王放叔叔雖然是一個小戰士，可比我大多了，我上炕要往上爬呢，他已經扛着槍打鬼子了。我爸爸領着縣大隊住在我們村的時候，王放叔叔總是領着我玩兒。每一次來的時候，他總給我帶來點禮物，什么紅棗啊，大鴨

梨啊，还有从日本鬼子那兒繳来的水果糖、小魚罐頭。等我吃完了，他就把我架到脖子上去玩。我可喜欢他呢，不来就想，来了，叔叔叔叔，叫得可欢哩！一見着他，就扑上去挂吊在他的脖子上。王放叔叔老是眨巴着眼睛嘻嘻笑着把我一摸，他的那句口头禪就出来了：“嘿，这是干什么！”說着，两手往我腰里一扑，便把我举到半空里去。在一次战斗里，王放叔叔的左眉毛梢上讓鬼子蹭了一刺刀，留下了个柳叶形的伤疤。他一回来，就讓我發現了。我摟着他說：“叔叔，你干嘛在眉毛上弄了这个，想演戏么？”他嘻嘻笑着掰开我的手說：“嘿嘿，小家伙，你这是干什么。这是日本鬼子留的紀念啊！”后来，我爸爸打县城的时候牺牲了，王放叔叔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来了，听媽媽說，他到南方去打仗，解放全中国去了。不过，我老是忘不了他，他还答应給我弄把日本大战刀呢！我想，我将来一定会找到他，他眉毛上留着那柳叶形的記号，我是不会忘記的。

过了十来年了。我入了伍，剛到連里，就看着連長同志挺眼熟。仔細一瞧，嗨，左眉毛梢不是那柳叶形的刀痕嗎？真巧，他就是王放叔叔！看起来，他比从前老多了，过去紅潤的臉，現在变成了紫酱色，眼角上也爬滿了魚尾紋，我象見了久別十几年的亲人，忍不住扑过去喊道：“王放叔叔！”他楞了一下，仔細瞅了我一眼，一把拉着我的手，說：“啊，小小子！……”他眼圈兒也紅了，眼珠兒也湿了，他喃喃地說：“讓叔叔好好看看你，好好看看你！”我一听他要仔細看我，真是头髮梢兒都帶着勁呢。他撫着我的头髮，我覺得那手在微

傲地顫動。他笑着說：“嚟，長得这么高，这么壯，啊呀，真是，嘿，你不知道叔叔見着你多高兴呢！”說着，問我：“你媽媽結實嗎？你上了几年學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入伍服役高兴嗎？……”我一一回答着。和我一起来的新同志，都眨巴着羡慕的眼睛瞧着我。我那心里，就别提多痛快了。入伍，又碰見了王放叔叔，而且在他的連队里服役，这真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同志，你說是不是呢？

說来也真是这样，我覺得連長叔叔对我特别关心。就拿第一天晚上來說吧，半夜里他悄悄叫醒我，問我解手不；后半夜起了風，他撻了撻火，还把自己的大衣給我盖上了。他呀，可真象个媽媽，和我媽媽一样的媽媽，我的心呀，就别提多暖了。

开始正式訓練了，我写了一份决心書，并向全連的新同志挑战。指导员把这个决心書在軍人大会上讀了，还把它貼在俱乐部里。不少新同志应了战。晚上，連長叫我去，向我說：“你的决心書写得挺好，以后，就看实际行动了；下一个决心容易，可是实际做起来并不象扛一根鷄毛那样輕松。不过，我相信你不会給你爸爸……”說到这里，他停下了，两只眼睛深沉地望着我。我也望着他，望着他的眼睛，望着他左眉毛上那塊柳叶形的疤，我想起了媽媽，想起了爸爸。我的心跳得很厉害，臉也觉得發燒，我說：“叔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不孬，学好学坏，你瞧吧！”他說：“學習，爱的是扎扎实实的人。我希望你記着这句话。”

这話不假。

开始学习以后，觉着什么都新鲜，都有味道。我象一个餓急了的人，一学什么，都恨不得一口吞下去。开始学射击的时候，瞄准的时间一长，眼睛就發花，胳膊也酸溜溜的，沒勁兒。連長叔叔檢查了我几次，向我們班長說：“帮助王學烈同志好好練練眼力和臂力。”

学习，可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。起初，我以为挺容易的；上学的时候，我觉着用不了多大劲就搞它个紅五分；講射击学理的时候，也是一听就会。沒有想到一拿起槍来，就这么沉，心里想按那样作，可是槍怎么也不听使喚。好吧，練臂力練眼力。于是，我經常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，閉起左眼，睜着右眼，瞪着一个目标，由一分鐘、二分鐘，以后逐漸練習到可以坚持五分鐘到七分鐘。有时候，我还迎着風練習，免得打起靶来一刮風就吃“敗仗”。我練單杠、双杠，托磚，手心里的血泡象紫葡萄一样，串成了串兒。双肘也磨破了，膝盖也磨破了，胳膊腫得象条大絲瓜。到了晚上，更难受，翻过来，复过去，骨头老覺得不舒服。不过，我写过决心書，向新同志挑过战，我爸爸是烈士，我叔叔是連長，我不能給他們丟臉。我坚持着，咬牙坚持着。

看見我艰苦練習的情况，班長很高兴，不断在班务会上或作科目时表揚我。指導員也在队前表揚我。可是，連長叔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却一声也不吭。我心想，我这样練習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但是，他就是不吭声。有一回，他看了看我的手，看了看我的胳膊，看了看我的膝盖，又檢查了我的瞄准，在我跟前坐了一会，看了我的动作，仍然沒吭声。我

忍不住了，說：“連長叔叔，怎麼樣？”他盯了我一眼，淡淡地說：“怎麼樣？不怎麼樣唄。你怎么問這個，你這是干什么？”我再也沒開口。我心里有點涼。我想，怎么王放叔叔有點兒變了？……

連着打了三個射擊練習，我都是優秀。指導員把碗大的紅花掛在我的胸前，俱樂部出的黑板報和牆報，還表揚我一陣。不知怎么搞的，團里的廣播室也廣播了我一回，師里還來了個什么宣傳助理員，給我寫了篇稿，登上了報。我真樂極了，心里說：“連長叔叔，我這學習不錯吧。”可是，他還是沒有吭聲。嘿，奇怪！

就在这个節骨眼上，他叫我和他一塊到野外去轉轉。那是個下午，太陽快落山了，桃紅色的晚霞在天空中飄動，金色的夕陽把四野染得一片金黃。我跟他一塊默默地走着，他始終沒有開口，我也沒法說什麼，心里感到奇怪，我沒料想到，王放叔叔還有这么一股脾氣呢。一直到太陽落山了，天黑了，天上閃着一點一點星星，他才突然對着我，問道：

“你給家里寫信了沒有？”

他的眼睛是那樣亮，和天上的星星一樣，非常柔和，但那光芒也特別銳利。

我說：“給媽媽寫信去了。”

“報告了成績嗎？”

“報告了。”

停了一會，他又問我：“高興嗎？”

“高興。”我說。

他拉着我的手，他的手很热。他說：“叔叔有几句話想告訴你。有了成績，高興，這是應該的，但是千萬別爲了這個翹尾巴。我覺着，你的尾巴稍有些兒向上彎了。”嘿，這個話有意思，我還有尾巴？他接着說：“學習的路，很長，很長，究竟有多長？沒盡頭。對嗎？”這話我懂，我點了點頭。他說：“你以為你手上打了幾個血泡，膝蓋上多了一點茧皮，就算差不多了嗎？告訴你，這一點鮮血，還沒有在戰鬥中負一點輕傷流的血多呢！你以為戰鬥就是你學的那一點兒嗎？……”

這一針好尖，好長，一下子刺到我的心窩里去了。我覺着我的臉驀地一下又燒又紅，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。雖然他的眼光仍是那麼柔和，聲音也是那麼溫和……

這以後，我心里亂了好幾天。我知道我現在剛踏上一個戰士要走的路，剛迈開了步子，還沒有涉水，還沒有向更高的峰巒攀登，然而，我却恍恍惚惚以為登上了山頂。如果說連長叔叔是向我澆了一頭冷水，那麼，這桶冷水澆得好，把我熱呼呼的腦袋澆得涼颼颼的，澆清醒了……

緊接着，又發生了一件事情。那一天，俺們班演習班進攻。這已經是第五次演習了。我跳進戰壕，正在加修工事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連長叔叔來了。他在對面觀察了一陣，又走過來檢查了一下着裝和武器。說心里話，我那一晌學得可仔細、可賣勁哩！可是，到底還是出了毛病。連長命令全班停止作業，讓大家看着，叫我一個人重做一遍。我心里想，這一回連長叔叔會高興的。我用心作着每一個動作，仔

細得很。不料我作完以后，連長叔叔問別的同志：

“王學烈同志作得怎麼樣？”

別的同志都說“好”。好在哪儿呢？有几个人都發表了意見。我想：这回……可是，連長叔叔却突然說：

“王學烈同志，先檢查一下你的武器。”

我檢查了一下，槍好好的，一點毛病也沒有。我有些發楞，說不清什麼原因。連長叔叔嚴肅起來了。他說：

“瞧瞧你的標尺定了多少？”

我一看，糟了！定了個標尺二。

他問我：“沖鋒出發地距敵人多远？”

“二百米。”我慌了，有些靦覷。

“應該定多少？”

“標尺三。”

“知道，你為什麼不那麼做？”

我沒吭聲，我能說什麼呢？

他提高了嗓音：“我們有些同志以為訓練，不過是練習練習戰術動作，不是真的戰鬥。可訓練，也應該看作是戰鬥。平時疏忽馬虎，到了戰場上，就會流血，血白流了，而你什麼收穫也得不到。當然，你們沒有打過仗，還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。那是生命的搏鬥！我們為祖國而戰鬥，每一滴血都要滴到應該滴的地方去；每一顆子彈都要準確地射到應該射擊的目標。王學烈同志，你說，象你這樣馬馬虎虎行嗎？”

我覺得臉有些發燙，心跳得似乎要從嘴里蹦出來。我站

在那兒，怎么也覺得站的不是個地方，手啊，腳啊，甚至連鼻子都不知道放在哪兒好。我沒有想到，王放叔叔竟是這樣一個細致、嚴厲的人。我難過了好幾天，王放叔叔的話象麥芒兒一樣在我渾身上下刺着。當一個真正的戰士，需要走多長的路啊，需要怎樣地一步一步結結實實地向前走啊！不容易，確實不容易，真是並不象扛一根雞毛那樣輕鬆。如果，王放叔叔那一次澆的是涼水，澆得我清醒了些；那麼，這一次是攆了一錐子，刺得更疼了。然而，我却也真正明白了它的好處。連長王放叔叔過去向我說的那些話，我越想越對，那些話，如軍號，如戰鼓，在激蕩着我的心，如一串閃光的珍珠，在我的眼前閃耀。如果說，我在小的時候和我初入伍的時候，只了解他的溫和的面貌，溫暖的手，那麼，我覺得，今天，我也許從他嚴厲的語言和銳利的目光中，真正了解到他那顆無限溫暖的心……

以後的日子過得很快，我每時每刻都在學習着。當領導上決定我參加軍區積極分子大會的時候，我入伍已經一年多了，已經由列兵晉升為下士副班長了。我不仅要自己學好，還要幫助其他同志學好。到我臨出發的那天晚上，王放叔叔把我叫到連部去，指導員、副連長、副指導員都在那兒。我給首長們敬了禮，他就叫我坐下，遞過我寫好了的發言稿，說：“這個發言寫得挺好，看不出翹尾巴的地方。”說着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得那樣爽朗，那麼痛快。他猛然抱住我的肩膀，我驚了一下。他說：“嘿，小牛子，這是干什么，別動，讓叔叔緊緊抱抱你。”他的勁可真大，抱得我的肩膀都有點

痛呢。他抱了我一陣，撒開手，又捧住我的面頰，說：“小牛子，讓叔叔再好好看看你。”這時候，我才發覺他的聲音激動得有些顫抖。我凝望着他，他的眼角已經有些濕潤了。他不停地說：“小牛子，你長高了，真正地長高了……”接着，他揩了揩眼睛，扭過頭去問指導員：“對嘛？老伙計！”

好吧，同志，故事就說到這兒吧。我講得不够好，講得很簡略。連長叔叔還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，你們如果想知道的話，最好能專門找一找我的連長叔叔，請他自己談一談，我想，他一定不會使你們失望的。……

一九五九年七月

犟牛子的願望

“犟牛子”是新兵聶良的乳名。不过，大家都喜欢叫他“犟牛子”，而他的那个大官名，似乎被大家忘記了。大家这样叫他，一方面觉得亲昵些，另一方面，也似乎觉得这样叫更名副其实。

犟牛子今年剛十八岁，圓圓的眼睛，圓圓的臉龐，圓圓的胳膊，总之，个兒不太高，胖胖的，甚至連他的身軀都似乎是圓圓的。尽管这样，他却并不显得笨拙，相反，由于他那双圓圓的眼睛，閃着一种异常明亮的、还帶着孩子气的光芒，却給人一种非常机灵的感觉。

他上过初中，在合作社当过會計，他那两片嘴唇可能說哩！就拿这次入伍來說吧，他說：“这是積極要求，‘个人奋斗’才‘奋斗’上的，不然，还来不了呢！”不論什么事，他都能講得活龙活現，真象有那么回事似的，并且說話时还有股犟勁；干起什么来也是这样，怎么着也不肯認輸，所以“犟牛子”这个名字很快傳开了。

犟牛子剛到六班，就和班長王柱建立了親密的感情。他覺得班長這個人挺好。

王柱確實不錯，他沉默寡言，但卻總是那麼溫和地笑着，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觉。他不說話是不說話，但是一說起來，卻很有分量，不是惹得人哈哈大笑，使人在大笑中得到啓發；就是噙得你咽不過氣，從咽不過氣里使你猛省。

他對剛入伍來的新戰士特別關心。按他的說法，就是：新同志剛離開家，別了爹，別了娘，一到班里，都是生人，往往有想家的“必然性”，特別照顧一些，是非常應該的，要使新同志剛一來就感到部隊的溫暖。他這樣說是有理由的。他剛離家的时候就為想娘而哭過鼻子，他把這叫“不光彩的事件”，後來，在排長、班長和老同志的照料幫助下，才逐漸地習慣了。所以，他這是有深刻的體會的。

犟牛子剛到六班，就受到他的“特別照顧”，晚上幫犟牛子蓋被子、領犟牛子上廁所；犟牛子不會洗衣服，他幫他洗衣服；休息了，和他一塊聊天。常言道：“在家有父母，來部隊有同志”，犟牛子打心眼里愛班長，把班長當大哥哥看待。不大一會，王柱就知道聶良的乳名叫“犟牛子”了，他高興地向班里的同志宣布說：“咱們聶良同志叫‘犟牛子’，這名字多帶勁！喂，聶良，你有多犟，你能頂得倒那洋灰石子灌注的營門嗎？”這一說，逗得班里的同志哈哈大笑起來，犟牛子也

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了。

三

犟牛子到班里沒三天，和王柱剛一混熟，犟勁就来了。

那天，王柱正拿着根針，穿上綫，給犟牛子补破袜子。犟牛子坐在王柱跟前，瞅着王柱象个老媽媽一样，正細心地一針一針地穿着。忽然，犟牛子說話了：

“班長，我有个意見。”

王柱一边縫着袜子，一边慢吞吞地說：

“有什么，你說吧。”

“你可听着呀！”

“我听着。”

“我說啦。”犟牛子一本正經地說，“我可不是开玩笑啊！班長，为什么不讓我到坦克团去，把我留到这步兵班啦？”

王柱一听这話里有問題，便停下針綫，望着犟牛子笑着說：

“甯，想当坦克兵，不坏啊！你說說，你为什么想当坦克兵？”

犟牛子这一下可上了勁啦！窩在肚子里的話，一下都端出来了：“坦克兵当然比步兵强，开上那么几十吨重的大家伙，轟轟隆隆，冲鋒陷陣，多帶勁兒。”他一边說着，一边比划着，仿佛真成了一个坦克手，“遇上鉄絲網，就压它个稀巴